

書叢本基學國

集文堂研潛

(下)

著昕大錢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書叢本基學國

集文堂研潛

(下)

著昕大錢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

(98198·1)

國學基
本叢書
潛研堂文集二冊

每部實售國幣玖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 者

錢

大

昕

發 行 人

王

上海河南路

雲
五

印 刷 所

商

上海河南路

務
印
書
館

發 行 所

商

上海及各埠

務
印
書
館

平

集
版

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三

書一

與友人論師書

日者。足下枉過僕。僕以事他出。未得見。頃遇某舍人云。足下欲以僕爲師。僕弗敢聞也。蓋師道之廢久矣。古之所謂師者。曰經師。曰人師。今之所謂師者。曰童子之師。曰鄉會試之師。曰投拜之師。人生五六歲。始能識字。稍長則習舉業之文。父兄皆延師教之。父兄曰汝師之。吾從而師之。非必道德之可師也。巫醫百工之人。皆有師。童子之師。猶巫醫百工之師。稱之曰師。可也。鄉會試主司同考之于士子。朝廷未嘗許其爲師。而相沿師之者。三百餘年。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。則固明予以師之稱矣。漢人於舉主有爲之制服者。而門生之名。唐宋以來有之。語其輩行。則先達也。語其交誼。則知己也。因其一日之知。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。稱之曰師。亦可也。今之最無謂者。其投拜之師乎。外雅而內俗。名公而實私。師之所求于弟子者。利也。傳道解惑無有也。束修之問朝至。而夕忘之矣。弟子之所藉于師者。勢也。質疑問難無有也。今日得志。而明日背其師矣。是故一命以上。皆可抗顏而爲師。而橫目二足。販脂賣漿之子。皆引

而爲弟子。士習由此而媮。官方由此而墮。師道由此而壞。孟子曰：人之患在好爲人師。古之好爲師也。以名。今之好爲師也。以利。好名之心。僕少時不免。迄今方以爲戒。而惟利是視。則僕弗敢出也。足下於僕。非有一日之好。而遽欲師之。僕自量文章道德。不足以爲足下師。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。若欲藉僕以納交一二鉅公。俾少爲援手。則僕之涇涇自守。不干人以私。友朋所共知。僕固不欲自誤。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。如以僕粗通經史。可備芻蕘之詢。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。直諒多聞。謂之三益。不識僕之慙。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否。惟足下裁察。

與戴東原書

前遇足下於曉嵐所。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。不在宣城下。僕惟足下之言是信。恨不卽得其書讀之。頃下榻味經先生邸。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。其論歲實。論定氣。大率祖歐邏巴之說。而引而伸之。其意頗不滿於宣城。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。何也。宣城能用西學。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。及觀其冬至權度。益啞然失笑。夫歲實之古強而今弱也。漢以前四分而有餘。漢以後四分而不足。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。大率由漸而減。此皆當時實測。非由臆斷。故以古法下推。則必後天。由於歲實強也。以今法上攷。亦必後天。由於歲實弱也。楊光輔郭守敬輩。知其然。故爲百年加減一分之率。以消息之。雖過此以往。未之或知。而以之攷古。則所失者鮮。是其術未始不善也。西人之術。止實測於今。不復遠稽於古。然其所謂

平歲實者。亦復累有更易。則固非以爲永遠可守之歲實也。江氏乃翹爲本無消長之說。極詆楊郭。以傳會西人。然史册所書景長之日。班班可攷。難以一人手掩盡天下之目也。於是爲定冬至加減之說。以加之。而仍後天也。於是又爲本輪均輪半徑。古大今小之說。以加之。加之而仍後天也。詞遁而窮。則直斷以爲史誤。毋乃如公孫龍之言。臧三耳。甚難而實非乎。天道至大。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。日月五星之行。皆有盈縮。古人早知之矣。各立密率。以合天行。郭太史之朶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。皆巧算。非真象也。約加減之數。而假象以爲立算之根。合則用之。小不合則增減之。大不合則棄之。本無輪也。何有於徑。本無徑也。何有古大而今小。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。西人固疑其初測之未合而改之。非定以爲古多今少之率也。就如江說。兩半徑古大而今小。則仍是楊郭百年消長之法。以矛盾陷盾。其何說之辭。夫以兩春分攷歲實。較之兩冬至爲近。然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者。回回之舊率。而地谷所用也。崇禎時。嘗改爲二四二一八八六四矣。今則又改爲二四二二三四四二矣。只此百年之中。西士已不能守其舊率。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。上攷千載以前。謂必無消長也。有是理乎。本輪均輪。本是假象。今已置之不用。而別翹橢圓之率。橢圓亦假象也。但使躔躔交食。推算與測驗相準。則言大小輪可。言橢圓亦可。然立法至今。未及百年。而其根已不可用。近推如此。遠攷可知。而江氏取其已棄之筌蹄。爲終古之權度。其迂闊亦甚矣。西士之術。固有勝於中法者。習其術可也。習其術而爲所愚弄。不可也。有一定之丈尺。而後可以

度物有一定之衡石。而後可以權物。今江所持以衡量者。有一定乎。無一定乎。言平歲實。則其數可多。可少也。言最卑行。則其行忽遲忽疾也。言輪徑差。則借象而非真象也。以槃爲日。而詆義和。以錐指地。而嗤章亥。持江氏之權度。以適市。必爲司市所撻矣。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。疑其有意抑之。今讀其書。乃知循齋能承家書。識見非江所及。當今學通天人者。莫如足下。而獨推江無異辭。豈少習于江。而特爲之延譽耶。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。請再質之足下。

與段若膺書

聞足下名久矣。頃邵孝廉與桐。以足下所撰詩經韻譜見示。尋繹再三。其於古人分部及音聲轉移之理。何其審之細而辨之確也。聲音之變。由于方言。始于一方。而徧于天下。久之遂失其最初之音。如今人讀胖爲普旺切。讀閔爲戶工切。卽閒有一方尙存古音。終不能勝海內之口。藉非隋唐之韻尙存。豈復知有古音哉。足下謂音變而義未改。如印吾台予之台。非不可變如哈音。而三台天台。古人故讀若怡。眞通人之論。先民有作。豈能易足下之言乎。足下又謂聲音之理。分之爲十七部。合之則十七部。無不互通。蓋以三百篇閒有歧出之音。故爲此通韻之說。以彌縫之。愚竊未敢以爲然也。古有雙聲。有疊韻。參差爲雙聲。窈窕爲疊韻。喉腭舌齒唇之聲。同位者皆可相轉。宗之爲尊。桓之爲和是也。聲轉而韻不與之俱轉。一縱一橫。各指所之。故無不可轉之聲。而有必不可通之韻。不得以無休之轉彭亨。而通庚于豪。無俚之轉無

聊而通之于蕭寧母之轉泥母而通齊于青也。古人之音固若有相通者。如真與清。東與侵。閒有數字相出入。或出于方言。或由于聲轉。要皆有脈絡可尋。非全部任意可通。至如周原。鴈。韓詩作。滕。正與。飴。茲韻。歌以訊之。王逸注楚詞引作。諄。正與萃韻。字形相似。不無轉寫之譌。足下既攷古而正經文之譌。而又兼存此傳譌之音。以爲通轉之例。大道之多歧。必自此始矣。小雅谷風之末章。足下讀怨如依。與。崑。萎。爲韻。此亦以意度之。未有他文可證。頃讀說文序。視而可識。察而可見。以見與識韻。乃悟谷風。思我小怨。當與德韻。怨讀若抑。論語以直報怨。以德報德。亦韻語也。愚管之見。未識有當否。幸賜鑒察。

與段若膺論尙書書

承示攷定尙書於古文今文同異之處。博學而明辯之。可謂聞所未聞矣。唯謂史漢所引尙書皆系今文。必非古文。則蒙猶有未諭。漢書儒林傳。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。遷書載堯典。禹貢。洪範。微子。金縢。多古文說。是史公書有古文說也。地理志吳山。古文以爲沂山。大壹山。古文以爲終南。是漢書有古文說也。漢時立學置博士。特爲入官之途。其不立博士者。師生自相傳授。初無禁令。臣民上書。亦得徵引。許叔重說文解字。所稱書孔氏。詩毛氏。春秋左氏。禮周官。皆不立學者。而其子冲上書進御。不以爲嫌。馬班二君。又何所顧忌。而必專己守殘。不一徵引古文乎。春秋左氏。與尙書古文。皆非功令所用。而班氏律歷五行諸志。引左氏經傳者。不一而足。以春秋之例推之。則漢書決非專主今文矣。又如漾之爲潒。罔之爲槩。此古文

之見於許氏書者。而史記正與之同。是又史記兼用古文之明證也。足下以漢志禹貢養水不從水旁。遂謂今文作養。史記亦當作養。淺人增加水旁。無論莫須有。三字難以服天下。恐世閒如此淺人。正不易得。何也。淺人依尙書改史記。必改爲漾。其能改作漾者。必係通曉六書之人。豈有通人而肯妄改古書者。此可斷其必不然矣。說文以瀆爲古文。則漾必是今文。漢書之養水。卽从古文而省水旁。決非今文別作養字。僕於經義膚淺。不敢自成一家言。聊罄狂簡。以盡同異。幸足下之教我。

荅孫淵如書

足下研精小學。於許叔重之書。深造自得。求之今之學者。殆罕其匹。乃復虛懷若谷。欲求千慮之一於僕。僕中歲而讀說文。早衰善病。偶有所得。過後輒忘。坐是不能成一家言。何足以益足下乎。來教謂抔卽培之省。槩樹本一字。又謂仿柄。膊臂。乃古通寫字。徐鉉以蟀爲俗。失之太泥。皆極精當。春秋訪邴異文。卽仿柄相通之例。說文引詩不敢不踣。又作踣。脊束亦通寫字也。足下疑適仍恩函存才之類。非諧聲。以僕攷之。則古文諧聲。本有二例。同音謂之諧聲。同聲亦謂之諧聲。同聲今人所謂同母也。存取才聲。恩取函聲。鳳取凡聲。皆聲之正轉。暈从軍聲。暈轉爲熏也。祈从斤聲。祈轉爲芹也。贛卽坎字。坎與空相轉。故贛爲贛省聲。乃與能相轉。故仍以乃得聲。曾與重相轉。故曾以困得聲。說文艤鬢聲。而讀若宰。韉虫聲。而讀若騁。鞞弁聲。而讀若鷹。者占聲。而讀若耿。棚朋聲。而讀若陪。璫壽聲。而讀若淑。諱革聲。而讀若戒。斨豈聲。而讀

若猥。扁。聲。而讀若萃。夔。入聲。而讀若頰。又讀若非。古音非如悲隄。是聲。而讀若璫。楛。胥聲。而讀若芟。邗。年聲。

而讀若寧。蝻。命聲。而讀若戾。棧。炎聲。而讀若導。三年導服導即禪之轉皆聲轉之例也。大學命也之命。鄭云當作慢。

命卽慢之轉。宋儒讀爲怠者。非也。唐本說文。元从一兀聲。今本無聲字。元卽兀之轉。故髡从兀。亦从元。車

軌字說文作軌。宋人疑兀非聲而刪之。亦非也。古之詁訓。音與義必相應。許氏訓春爲推。攷爲敏。譬爲效。

肩爲開。瀾爲滿。莫非同聲。艸根爲荻。木頂爲楨。禾芒爲秒。瓜當爲蒂。亦皆同聲。則仍有乃音。患有凶音。又

何疑焉。但此義自陽冰二徐已莫能聞。夾深陋儒。遂謂七音之學。乃自西域而來。此與窮子之舍衣珠而

乞食無異。崑山顧氏之言古音善矣。而於聲音文字之本。則猶得其半而失其半也。若夫舍諧聲而言會

意。二徐之後。流爲介甫。大率穿鑿傳會。自通人觀之。直可覆瓿耳。足下旣悟同母之可諧。而又疑而不

信。仍以會意求之。愚以爲聲諧而意自不悖。叔重明云諧聲。則必無出於非聲者。雙聲疊韻。皆天籟也。裘

从求。而讀渠之切。那从秝。而讀諾何切。侮从每。而讀文甫切。倩从青。而讀倉見切。母無鄙切。而蝮竦與兩

叶。難那千切。而隰桑與阿叶。興許應切。而小戎大明與音林叶。凡一字而兩讀者。皆聲之轉。三百篇之例

具在。引而伸之。非無稽之言也。足下以爲然乎不乎。僕前跋楊大眼造像記。未詳儻字。足下謂震儻卽振

旅之異文。敬聞命矣。頃見江都汪容甫亦如足下之言。卽當刊正。以志不忘。冬寒。惟自愛。不宣。

荅李南澗書

尊使至。知年兄于六月內奉太夫人之諱。悲哀切至。而僕遠在千里外。無從具生芻絮酒之敬。僕之抱媿甚矣。來教欲僕爲表誌之文。及讀年兄所撰行狀。文筆古雅。至性肫摯。流露行墨閒。洵爲必傳之作。昔柳州廬陵。皆嘗表其先人之墓。今年兄之文。自能不朽其親矣。曷不仿此例爲之。若僕之文平淺。恐未能傳世。而有虛年兄之盛意也。但交好有年。不敢固辭。謹撰尊甫太翁墓表。太夫人墓誌各一道。皆撫取行狀中語。掠美之誚。諒所不免。行狀所述嘉言懿行。可采者甚多。因篇幅毋取太長。割愛置之。然卽此已足不朽矣。表誌旣出一手。故所載三代子姓及葬地。兩篇各有詳略。意取互見。未識於體製有合否也。撰書人銜名。或在文之前。或在文之後。古人初無一定。可以不拘。結銜止署本官階。今人多有書賜進士及第出身者。似亦無妨。但宋元碑却未見。恐是明人始有之。惟稱呼弟姪晚侍之類。起于近日。最爲陋惡。想好古者斷不效之耳。天寒讀禮。惟以道自愛。不宣。

與一統志館同事書

某頓首。總纂執事。某學殖譴劣。於輿地一門。尤非專家。志局初開。未嘗與編纂之列。頃以白華侍讀出差。承乏攝事。於全書體例。旣未甚諳。瓜代之期。亦不過數月。惟是後進末學。得追陪長者之步趨。猷聞清論。下勝幸甚。受事以後。偶檢舊稿。人物一門。竊有貢疑。敢達之左右。夫輿地之志。兼及人物。特以其生長是邦。游釣所在。俾後世聞其風者。興高山景行之思。至若魏晉以降。士大夫以門第相尙。王必太原琅邪。李

則隴西趙郡。謝稱陳郡。裴號河東。雖去其鄉國。更數十世。猶必溯其本望。此乃氏族之學。無關於地理。而後之志州郡者。昧於疆域。濫收以備鄉賢之數。甚可笑也。顏氏本琅邪臨沂人。顏魯公撰先廟碑。稱西平靖侯舍。隨元帝過江。已下七葉。葬在上元幕府山西。宋書州郡志。晉亂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。千餘戶。大興二年。立懷德縣。成帝咸康元年。桓溫領郡。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。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。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。然則延之。協。晃之推諸人。史書琅邪臨沂者。乃江左僑置之臨沂。與今沂州無涉矣。逮之推遭亂。由齊入周。子孫留居關中。爲雍州萬年人。之推雖嘗名其子思魯。以寓故鄉之思。訖未聞還居琅邪。今沂州府人物。收顏師古。真卿。杲卿。泉明等。實沿襲之譌。東坡居士嘗自稱趙郡蘇軾。而穎濱遺老又名其集曰欒城。今若以二蘇入真定之人物。可乎。不可乎。愚意若此類者。竝當博攷改正。庶幾一洗向來志乘之陋。又執事於章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一條。疑有脫譌。委令照檢元文。蓋以初任之官。不當言更調。意其會歷它官故爾。愚攷漢書。張釋之事文帝十年。不得調。匡衡射策甲科。調補平原文學。小顏注竝訓調爲選。廣韻調讀去聲者。訓選。集韻又訓爲試。乃知古人所云調者。只是試選之義。略舉唐史數事證之。蘇弁擢進士。調奉天主簿。杜正倫秀才高第。調武騎尉。劉從一擢進士。宏詞第。調渭南尉。徐彥伯對策高第。調永壽尉。狄仁傑舉明經。調汴州參軍。宋務光舉進士及第。調洛陽尉。張柬之中進士第。始調清源丞。劉幽求舉制科中第。調閩中尉。李宗閔擢進士。調華州參軍事。李翱中進士第。始調校書郎。皆初任。而

云調與韋安石傳文不異。桓彥範以門蔭調右翊衛。則任子初選亦云調也。韋澳第進士復擢宏詞。十年不肯調。猶今人之不赴選也。宋時人謂常調官好做。常調猶云常選。非今之所謂調也。漢薛宣爲左馮翊。以頻陽多盜賊。令薛恭職不辦。粟邑縣小辟。易治。令尹賞久用事。乃奏賞與恭換縣。今時州縣繁簡對調之例。蓋因於此。而史不云調。稽之字書。調亦無更換之義。改調降調之名。明史始有之。唐以前未之有也。聊舉所聞。以塞下詢。伏希審察。

與晦之論爾雅書

得晦之書。知方讀爾雅。從事於訓詁。及蟲魚艸木之學。甚慰以喜。嘗病後之儒者。廢訓詁而談名理。日記誦爲俗生。訶多聞爲喪志。其持論甚高。而實便于束書不觀。游談無根之輩。有明三百年。學者往往蹈此失。聖朝文教日興。好古之士。始知以通經博物相尙。若崑山顧氏。吳江陳氏。長淵惠氏。父子。婺源江氏。皆精研古訓。不徒以空言說經。其立論有本。未嘗師心自用。而亦不爲一人一家之說所囿。故嘗論宋元以來言經學者。未有如我朝之盛者也。夫六經皆以明道。未有不通訓詁。而能知道者。欲窮六經之旨。必自爾雅始。注爾雅者。有舍人。李巡。樊光。孫炎。沈旋諸人。今惟存郭景純一家。景純有音有圖贊。則今亦亡之。尙書正義引景純注云。恆山一名常山。避漢文帝諱。又云。霍山今在盧江潯縣。潛水出焉。別名天柱山。漢武帝以衡山遼曠。移其神于此。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獄。南獄本自以兩山爲名。非從近來也。而學者

多以霍山不得爲南獄。又言從漢武帝始。乃名之。卽如此言。爲武帝在爾雅前乎。斯不然矣。今本注文。不若是之詳。然則景純注。亦經後人所刪。非完書矣。釋鳥。桑屬竊脂。文凡再見。攷春秋正義云。諸儒說竊脂。皆謂盜脂膏。卽如所言。竊元竊黃者。豈復盜竊元黃乎。若冬屬竊黃之下。果有桑屬竊脂句。則景純注明云。諸屬皆因毛色音聲。以爲名。竊脂之爲淺白。義已顯然。毋庸爲此辨矣。春秋正義又云。釋鳥自春屬鴝。鵲至宵屬噴噴。凡七屬。其文相次。今本多桑屬句。則當云八屬矣。故知此句。乃唐以後人竄入無疑。而邢氏不能辨也。此不精之失也。宋初古書之存者多矣。邢所徵引。不過九經義疏。經典釋文。而尙不免於遺漏。它書固未能津逮。此又不博之失也。予昔在京師。有志撰述。掇李孫之墜遺。糾郭邢之違失。至於康成之說經。叔重之解字。參互取訂。啓悟良多。嘗欲勒爲一編。以附述者之後。繼有刊定元史之舉。力未能兼。迺輟弗爲。今晦之欲從事此書。則予攷稽有年。千慮之中。或有一得。暇日出以相質。何如。來書疑舍人爲何人。攷陸氏釋文。稱隄爲郡文學卒史。舍人。漢武帝時待詔。而廣韻亦有舍姓。是舍人乃其人姓名。非官稱也。附去政和證類本艸一部。卽檢收之。

與友人書

前晤吾兄。極稱近日古文家。以桐城方氏爲最。予常日課誦經史。於近時作者之文。無暇涉獵。因吾兄言。取方氏文讀之。其波瀾意度。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撫。視世俗冗蔓褻雜之作。固不可同日語。惜乎其未喻。

乎古文之義法爾。夫古文之體，奇正濃淡，詳略本無定法。要其爲文之旨，有四：曰明道，曰經世，曰闡幽，曰正俗。有是四者，而後以法律約之。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，而傳之天下後世。至于親戚故舊，聚散存沒之感，一時有所寄託，而宣之於文，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，此其人事迹，原無足傳，故一切闕而不載。非本有可紀而略之，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。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，遂謂功德之崇，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。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，亦將舍其勳業之大者，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？六經三史之文，世人不能盡好，閒有讀之者，僅以供場屋餽釘之用，求通其大義者罕矣。至于傳奇之演繹，優伶之賓白，情詞動人心目，雖里巷小夫婦人，無不爲之歌泣者，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，讀者之熟與不熟，非文之有優劣也。以此論文，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？文有繁有簡，繁者不可減之使少，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。左氏之繁，勝于公穀之簡。史記漢書，互有繁簡，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，非通論也。太史公漢時官名，司馬談父子爲之，故史記自序云：談爲太史公，又云：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。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。公非尊其父之稱，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，皆褚少孫所加。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，此史家存疑之法。漢書亦閒有之，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。韓退之撰順宗實錄，載陸贄陽城傳，此實錄之體，應爾，非退之所創。方亦不知而妄譏之。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，特世俗選本之古文，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。法且不知，而義於何有？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，原父博聞，誠勝於歐

陽然其言未免太過。若方氏乃真不讀書之甚者。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。近于古而喜之。予以爲方所得者。古文之糟粕。非古文之神理也。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。却以時文爲古文。方終身病之。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。泥濘不及面質。聊述所見。吾兄以爲然吾。

如淳引漢儀注。太史公武帝置。位在丞相上。天下計書。先上太史公。副上丞相。序事如古春秋。遷死後。宣帝以其官爲令。行太史公文書而已。顏師古據晉灼。以如說爲非。謂談爲太史令耳。遷尊其父。故謂之爲公。此不通之論也。史記百三十篇。惟自序前半篇稱太史公者。謂其父談。其它皆自稱之詞。尊父可也。尊己不可也。未爲太史公以前稱名。旣爲太史公則稱官。此史家之常例。史者所以傳信後世也。何私尊之有。小司馬索隱引桓譚云。遷所著書成。以示東方朔。朔皆署曰太史公。以爲太史公是朔稱。而又疑其未實。愚謂朔所署曰太史公者。題其書名曰太史公。漢書藝文志。太史公百三十篇。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。此卽朔所署之名。非謂書中凡稱太史公者。皆朔所竄入也。李巨來與靈皋書。言太史公曰四字。皆史記本文。非後人所加。亦非遷之尊其父。凡稱太史公曰。猶後世史書稱史臣曰爾。此說是矣。漢儀注。衛宏所撰。巨來謂衛宏注卽不可信。而漢儀固有是官。似分漢儀與注而二之。則攷之未審也。

與友人書

昨偶讀足下文篇末自題太僕少卿。僕以爲不當脫漏寺字。足下殊不謂然。足下所據者。唐宋石刻。僕謂惟唐宋人結銜。不得有寺字。自明以來。官制與唐宋異。不當沿唐宋之稱。蓋九卿之稱。秦漢以來。凡三變。曰太常。曰太僕。曰光祿勳。位列九卿。而官名無卿字。此漢魏至宋齊之制也。梁陳以後。官名始綴卿字。後齊始定太常太僕光祿等爲九寺。而唐宋因之。然當時省臺院寺之名。皆不入銜。如中書舍人。不云中書省舍人。御史大夫。不云御史臺大夫。翰林學士。不云翰林院學士。世所共知也。唐人石刻。如太常光祿卿之不稱寺。正與此類。非可書而不書也。明初廢中書省。而以六部爲百僚之長。由是院寺司監。皆以入銜。與唐宋故事異矣。自明中葉。古文之法不講。題銜多以意更易。由是學士大夫之著述。轉不若吏胥文移之可信。足下方以古文提唱一世。當起而正之。勿以爲無足重輕而置之也。近日古文家推秀水朱氏。予觀其集中。稱知府知縣。必云知某府事。知某縣事。此宋之官制。豈可施于今日。亦是好古之病。足下以爲然乎否。

復倪敬堂書

頃從俞嘯樓舍親處。接讀手教。慰問并蒙厚儀。感媿之私。銜結肺腑。皇十二子所致賻儀。亦隨祇領。竊念皇十二子天質淳粹。至性過人。不孝陪講兩年。曾未效勺涓之益。前夏銜恤里門。艸土昏迷。不敢遽通寸啓。家居所見邸報。竝無薨逝之間。直到持齋前輩南來。方審其實。而百日已過。奔臨無自。昔賈生以梁王